

無所不談的劄記(一)

●邵鏡人遺著·王成聖校訂

上無道揆下無法守

近十年來，指導學生作讀書劄記，並規定其範圍，行之已久，易生敷衍之弊，乃變更作法，亦即任人自由選題，翻多見有性靈之文字。遂本此體驗之所得，我亦寫無所不談的劄記。不分古今，不拘詳略，不計莊諧，凡所見所聞有可談者，皆是談資。更不限於文言、白話，隨一時興趣，信手拈來，是否能做到「吾手寫吾口？」不敢自信。但齊東野語，簡陋粗疏，不足供雅人之瀏覽，愧甚！愧甚！

書，大禹謨，有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此十六個字，為堯舜禹傳授心法，亦即萬世聖學之淵。朱子謂為十六字心傳。心是人的知覺，程子說：「人心，即人欲，」既屬於人欲，那自然易私而難公，故謂之危。道心，發於義理，難明而易昧。程子說：「道心即天理。」天理玄幽，故謂之微。人能以道心為一身主宰，而不雜以形氣之私，使人心聽命於道心，則危者自安，微者自明。並應精心一意，信能掌執其中正之道，使此道不與吾心須臾相離，則人欲自泯。中庸有言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中者，天下之正道。」王陽明講「致良知」，關於人心，亦有說法：「無善無惡，心之體；有善有

惡，心之動。知善知惡，是良知，為善去惡，是格物。」以上各家所說，皆足以幫助吾人對人心之了解。

我們讀十六字心得，深知古之聖人，天下為公，絕無一絲一毫私欲雜於其間，將以天下與人，莫不以治國大道，並傳於人。然而後世君主，多惟欲是縱，故孟子有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。」之慨！

中國道統，一脈相傳，至孔子刪詩書，訂禮樂，已為文化之主流。發之於教育，則為「有教無類」；發之於道德，則為「民胞物與」；發之於政治，則為「天下為公」。由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以至發育萬物，而終止於世界大同。其說精深博大，豈止足以發揚中國民族精神，亦足以挽救全人類最後的厄運，茲將西方學人，推崇孔子的言論，摘錄於次：

①英國學人朱爾典有言：「中國無慮危亡，中國有寶書，即四書、五經是也。……發而讀之，治平之基定矣。」羅素亦言：「中國學術在二千年前，已燦然大備，整理復興，影響極大，最後，中國必為世界文化之重心。」

②美國學人李佳白有言：「孔教原理，為人類共同之原理，不但中國當行，外國亦當行。」

甘林亦言：「孔子不獨為一國之聖人，實為萬國之聖人。」他並指出五大特點，即重孝、教忠、達用、崇實、和平。愛默生亦有言曰：「孔子為哲學上的華盛頓。」

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傑佛遜，得中國儒學的精神，始有「安居樂業」之措詞。因為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人生的目的，不在於爭權奪利，計較財產之有無，而實在精神愉快，心靈安怡。此種境界，惟有中國人纔更了解啊！

③德國學人費希禮說：「孔子集羣聖大成，故孔教根本之深，不惟在已往，更有功於將來。……吾人安可不悉心研究而用之乎？」

④義大利學人那頓也曾說過：「孔子教義，具有全知之德，以文、行、忠、信為教，無慘酷激烈之弊，非西方之徒事規律以拘束精神者也。」

我國百年來，昌言新教育，尤致力於科學進取，是誠需要，但漠視傳統精神，對於人文科學，幾視之若敝屣，以致淳風日偷，人欲橫流，此乃咄咄怪事！

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學說，得力於儒家精神者甚多。彼嘗論曰：「西方科學是其所長，但講政治哲學，西方還要求之於中國。」又曰：「大學

是一部完善的政治哲學，為世界各國所沒有。」何以國人對國父這些嘉言，「漫不加以實踐開發呢？今日中國的大計，惟有一方面發揚民族之精神，一方面吸取西方之所長，並顧兼籌，庶幾有濟」，失一則殆。

文章之道意境自然

平時學生常常問我：「國文書籍，著述之衆，浩若江海，從何學起？又怎樣學得好中國文學？」這個問題，使我艱於答復。猶記桐城文章家姚姬傳有言：「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，須由悟及，非言語所能傳，欲悟亦無他法，惟熟讀精思而已。」顧亭林日知錄亦曰：「文章如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，若不出於自然，則失之矣。」王國維亦說：「文章之妙，亦一言而蔽之曰：有意境而已矣，何以謂之有意境？曰：寫情則沁人心脾，寫景則在人耳目，述事則如其口出。」這是學人所昭示的原則。正有待於我們悟及了。

再進一步具體而言之，凡是中國人，尤其今日大學學生，勿論修學何系，但對國文不應忽視，起碼要修學到「通順」而後已。從前人研究國文的老方法，有所謂：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、手到、腳到，合成五到。多看、多讀、多加精思，讀的時候要高聲朗誦，以體會文中神韻，這是屬於吸取資料和蓄養能力的工夫。手到，是多練習寫作。腳到，乃是進一步工夫，多作遊歷，實地考察，多就教於碩學、專家，此乃「太史公遊名山大川，故其文有奇氣」的道理。

我們研究國文的低度目的，在於增進讀書和

寫作能力，以求應用。寫作工夫，簡單說來，不外積字成句，積句成篇。經常所運用的字，根據前人研究結果，普通的約計一千餘字。在周、秦、西漢時代，學術文章，已臻高度的成就，但依漢書「藝文志」記載，漢初通行的字書「倉頡篇」，亦不過三千餘字。到西漢末年楊子雲所增編的字書「訓纂篇」，終不過增至五千三百餘字。因此，我們得到初步的認識，中國文字雖繁，但我們認得三千字，足夠運用自如了。此三千字中，有實字，有虛字，實字變化較少，虛字變化較多，祇要我們頭腦清楚，精力充沛，專心研究，則以三年，一定能够做到流暢通順。而且，文章一道，祇要走上正當途徑，精研有得，終能收到觸類旁通的功效。至於如何博大精微，發揮性靈，以做到「文章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」那又是更進一步的工夫了。

作詩要有時代心聲

荀卿有言：「疾今之政，以思往者，其言有文焉，其聲有哀焉，此詩之情也。」顧亭林亦曰：「詩言志，詩之本也。太師陳之，以觀民氣，詩之用也。」故詩為詩人之心聲，蘊於中，而發於外，以表示一個人對政治及一切事物之觀感，有所諷刺，有所規勸，不作激烈明顯批評，期在納人於至善。故曰：「溫柔敦厚」，為詩之義。但，作詩者，往往昧於此理，一意模仿前人，而且每大言曰：我詩有淵源，承漢魏，學鮑庾、宗二謝、淵明、李杜、蘇黃。殊不知現代國家、社會、生活、制度、思想、物質造作，已生巨變，

我們所接觸的社會環境，與前人迥然不同。詩以言志，以今人而言八代唐宋人之意志，實在太不相類了。甚至雕字琢句，專講用語來歷，全無自家性靈，陷入歧途，愈做愈不成東西，所以，為人詆為無病呻吟者，不是無原因的。劉邦、項羽，並非詩人，而大風歌、垓下歌，亦能傳誦千古，因其詞中有我，具有真性靈充溢於其間。五四運動以來，白話詩甚囂塵上，號稱「詩國革命」，原想推翻中國詩的傳統性，然而，始終未能建立宏大的規模。因為，詩畢竟是詩，必須具有韻的限制，和諧的音調，優美的詞藻，不是村嫗儂夫口頭俚語所能表達，所能行遠。白話入詩，古人亦曾有之，如寒山、拾得、白樂天、邵康節諸作，亦略相近，但亦不能無韻，因為無韻以諧之歌之不能成聲，聽之不能入耳，詠史與史論何異？詠山川風景古蹟，與遊記何異？此詩文體例，顯然不同，亦即詩之所以為詩也。

時代不同，詩亦應有變化，有六朝之詩，有唐宋之詩，當然也應有現代之詩。但其體制，與夫歷史淵源及其傳統性，則斷然不容半途腰斬，演成不詩不文，不中不西，雜亂無章之散文。清季黃公度論詩有曰：「士生古人之後，古人之詩，號專門名家者，無慮百數十人家，欲棄古人之糟粕，而不為古人所束縛，誠憂憂乎其難。雖然……詩之中有人，今之無異於古，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。」所以，公度有「吾手寫吾口」之妙語，他的立論精明，已能注意到詩的時代性。同時，康南海、梁新會等作詩，往往以時代術語、科學名詞雜入詩中。可惜！他們想得很好，論得

很精，已有變更詩體，符合於時代的精神，但他們的詩，始終未臻高峯，亦即始終未能追過中國舊詩優越條件，爬梳整理，發揚光大，樹立宏規，以作天下後世的楷模。

李白杜甫併時彪炳

唐代誕生李白、杜甫兩位大詩人，實足為一代增光，為千古流芳。兩人的個性不同，遭遇不同，吐屬自然也不同，但各有千秋。假如比較論之，太白天才奔放，想像力極強。李陽冰嘗譽之曰：「馳驅屈宋，鞭撻揚馬，千載獨步，惟公一人。」杜甫亦有句云：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羣。」惟韓愈則曰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芒萬丈長。」此乃並美兩人。後世稱李為詩仙，杜甫為詩聖，亦曰詩史，可謂推崇備至。

兩人同時，雖相尊敬，但終不免有文人相輕的習氣。太白贈子美詩曰：「長樂坡前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。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是從前作詩苦。」這隱然是諷笑子美用死工夫作詩的。子美贈太白詩曰：「昔年有狂客，號爾謫仙人。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。」又有句曰：「秋來相顧尚飄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飲狂歌空度日，飛揚跋扈為誰雄？」三復此詩，彷彿是譏笑太白豪情暴露，缺乏含蓄的工夫。

我們再進一步比較評論，就才氣論，太白才高氣豪，蓋由天授。子美學力淵源，軌轍合迹。就句法論：太白飄逸欲仙。如夢遊天姥吟諸篇，子美道不出來。但子美哀江頭，石壕吏諸作，沉痛質實，太白亦無此本領，就功力論：太白興到

筆隨，擅於華詞，而有自然的天趣。子美精心結撰，曲盡其妙，而長於樸語。就思想論：太白承受南方文化，及受道家影響，有出世超俗之想。子美承受北方文化，及儒家影響，有入世濟時之願。總之，李以才勝，杜以學勝，李豪於情，杜篤於性，李有斗酒百篇，揮毫自如之概，杜有讀破萬卷，沉鬱頓挫之功。故兩人之詩才，併時彪炳，俱為後人所景仰。

陳圓圓三勸吳三桂

圓圓，明季人，明史作沅，字畹芬，江蘇蘇州人。生有殊姿，年稍長，貌益姣，工倚聲，以歌舞著名於時。崇禎癸未，總兵吳三桂欲以重金聘圓圓，未果，詎為田畹捷足先得矣。田畹者，明懷宗后妃之父，老而以富位勢厚壓圓圓，然不能得其芳心也。時，流寇李自成作亂，舉國震動，圓圓乃密語田畹曰：「方今事亟矣，何不納交於吳總兵，以保身家？」田畹聽其言，洗盞款三桂，圓圓飾酒以進。三桂耳語試之曰：「汝真快樂。」答曰：「以紅拂之微，猶不喜越國公，況不及越國公耶？」三桂會其意，卒以奇計奪圓圓以歸。

崇禎帝以天下重任付三桂，使駐軍山海關鎮守，圓圓留京寓未隨行，而自成已陷京師矣。三桂父襄，降，圓圓亦為所奪。偵者初奔山海關報京事，三桂問曰：「皇帝如何？」曰：「已殉國矣。」「家中如何？」曰：「已被抄掠矣。」偵者再至，問曰：「吾父如何？」曰：「被賊刳持」，「陳夫人圓圓如何？」曰：「已被奪矣。」

三桂勃然大怒，拔劍砍案曰：「大丈夫不能保家室，豈能屈膝降賊耶？」遂致申包胥哭秦庭，借滿清兵四萬，直迫京師。自成聞三桂來攻，怒殺吳襄，及全家三十餘人。圓圓以計說自成曰：「吳將軍本欲捲甲歸大王，祇因大王掣我，故來攻大王殺我，誠不足惜，恐吳將軍因我死，更於大王不利，為今之計，莫如留我在此，率軍西行，我必勸其不窮追，以報大王之深恩。」自成許之，狼狽西遁。三桂入京師重獲圓圓，喜泣交併。滿人既得京師，封三桂為平西王，鎮雲南昆明，未數年，欲圖反清稱帝。圓圓聞而嘆曰：「吳王此圖，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因勸三桂，曉以利害，不納，乃復以書規之曰：「……王於清人入關之際，有天之可乘，妾勸逐胡自立，而王置之，未入滇前，有地利之據，妾請王奉明祠以光復故國，駐武漢而連合天下，而王又置之。……延至今日，清基已固，乃欲以鐘鼎垂歌之年，當北方虎狼之衆，……非計也，唯王察之。」

三桂得書不報。圓圓知事不可為，乃請祝髮三聖庵，易名寂靜，號玉庵。康熙十七年，三桂果叛清稱帝，國號大周，旋病故，孫世璠嗣位。至康熙二十年清兵攻雲南，拔之，並族滅三桂遺族。圓圓自沉蓮花池以死，葬於池畔高山寺，滇之人為保存黠跡，於蓮花池畔勒石，並鐫圓圓遺像於石。題曰：「陳圓圓梳粧臺遺址。余客滇，遊蓮花池，憑弔者久之。並有詩云：

「天妬紅顏不白頭，憐君遲暮有餘憂。
一從悟得無言偶，寂寞空門百尺樓。
清歌玉貌想溫存，賸有殘臺認黠痕。」

多少詞家傳妙句，幾人名士弔芳魂。
玉殢香銷數百春，仙踪幾度下凡塵。
可憐世事渾如夢，我亦人間憔悴人。」

此三十八年秋所作，回憶前遊，不禁慨然！

武則天不因私害公

武則天，名聖，唐山西文水人，以才色聞名於時，太宗選爲「才人」。才人者，古之女官名，晉武帝置之，至唐仍沿用。太宗崩，削髮爲尼，高宗嗣位，復蓄髮入宮，旋立爲皇后，甚得寵。此「討武曌檄」所謂：「……入門見嫉，蛾眉不肯讓人，掩袖工讒，狐媚偏能惑主，……陷吾君於聚麀者也。」高宗苦疾，后爲決事，稱旨，高宗崩，臨朝稱制，廢中宗，改國號曰「周」。有權略，善用人，即一代賢良如狄仁傑者，亦樂於爲相。然恣情縱慾，寵幸張易之、張昌宗，實爲面首，而面首之多，更不知幾許人。歷代帝王多選美女，以恣淫樂，所謂「後宮佳麗三千人」。而武氏尤而效之，暢所欲言，玩弄男性，然而，始終不爲所惑而信其讒言，此千古之奇事，亦怪傑也。

相傳許州有「雌龍山」，時有擅墟與者過此，觀察山形，尋得「龍脈」，突見魚游淺澗，捕而攜至山下，囑酒店爲烹製，及魚呈桌，雙目被挖掉，詰諸店主，知爲其幼女所爲，大怒，搗碎魚肉，不食而去。店主以碎魚食幼女，女即後日之武則天也。武氏居帝位，以狄仁傑爲相，仁傑正色立朝，危言危行，張昌宗等畏而妬之，屢向武氏進讒言，欲黜仁傑，而武不爲所動，此等任

人不疑，千古君王有幾人焉！武氏寵愛二張以外，又最暱魁梧奇偉之和尙「懷義」，懷義恃帝寵，輒出入朝門，意氣揚揚。一日，宰相狄仁傑朝，遇諸門，大怒，命衛士縛至相府撻之，皮破血流，懷義泣訴於武氏，武氏溫語慰之曰：「阿師！汝與朕係私誼，應從後門來，宰相出入之朝門，非汝所應走也。」不以私愛而壞朝制，千古人君又有幾人焉！

仁傑見武后荒淫過度，乃進諫曰：「二張時在陛下左右，足爲盛名之累，陛下志在千秋，留此污點，殊爲可惜！願去而遠之。」武氏曰：「朕早知卿爲忠正老臣，故以國家重任委託，但玆私事，卿殊不宜置論。」然則，仁傑直言不諱，可謂敢言，而武氏不以爲忤，表示服善，難得其臣，更難得其君也。

武氏喜用特務，特務政治，古已有之。「周厲王暴虐，國人謗王，王怒，得衛巫，使監謗者，以告則殺之，國人莫敢言。……」武氏師其意，而擴其法，置銅匱，受密告，且昭示曰：「無實不問，實則厚給賞賜。」由是四方密告者趨起。特務頭子索元禮、周興、侯思正、來俊臣等，亦應時以興，一時恐怖氣氛瀰漫全國矣。其訊囚之刑，慘酷無奇不有，此今日蘇俄、中共等共產集團所借鏡而取法耶？武氏因瑯琊王李冲、越王李貞謀反，欲盡滅李氏之族人，永絕後患，初命監察御史蘇某主其事，蘇以皆無實證，日久不定讞。武氏曰：「卿大雅君子，此事非所宜。」乃改命來俊臣、周興主之，株連李氏宗親甚衆，賴宰相狄仁傑力爲營救，減刑者不鮮。朝臣亦有上

疏諫止者，武氏殺意遂斂矣。先是，徐敬業討武曌檄，係出駱賓王之手筆，檄傳布京都，武氏閱之，暗暗稱奇，忿然曰：「有此人才，不進爲朕用，宰相之過也。」其寬懷雅量，亦有足多者。余閱各家雜記，節取其要而錄之，從可知武氏雄才大略，公私分明，雖淫蕩好俊男，而經國決事，僅巾幗之中一人而已。或曰：以子所記，殆稗史野語，不足爲信，然而，爲信書，而盡可信者，又有幾篇呢？

民族女詩人倪瑞璿

宿遷位居江蘇之極北，與魯南皖北接壤。自春秋鍾吾子建國迄今，約兩千年。黃運並流，馬陵、五華兩山，毓秀纍翠，自項羽稱霸以來，武功較多，而閩秀詩人倪瑞璿篤生其間，洵地方之光也。

瑞璿生於清康熙某年，父爲明季諸生，早逝，母寡弟幼，無以爲生，乃相率赴金陵，依舅氏樊姓。及笄，適宜與人徐起泰爲繼室，起泰清舉人，曾官睢寧教諭，亦有文名。女士幼讀詩書，雅好吟詠。是時，明社既屋，去甲申之變不遠，故人民對清族統治，莫不悲憤中結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士夫騷人，尤多感慨，每懷先朝遺烈，輒寄之於吟詠，而於奸佞誤國者，亦多貶詞。是故，女士詩詞，故國之思，激越之音，往往充溢於紙上，讀之令人起敬。

先是，宿遷有古達可、戴國柱兩烈士者，統率部屬，駐守城關，負保鄉禦寇之重寄，以忠勇見知於史可法。崇禎十四年，流寇李自成部將袁

時中，竄擾睢寧、宿遷，古、戴兩部併力馳擊，戰於凌城廟，以衆寡不敵，俱殉職，史公命收葬忠骸，並於葬地立忠義祠，勒石以紀其功，而明史闕載。

康熙五十六年，距古、戴兩烈士死已七十餘載，古樹殘碑，知者漸鮮。瑞璿隨母過其地，入祠展拜，歎歎不已，曾賦詩以紀其事：

「秋風鳴高壘，亂峯下斜照。老樹枝交天，蒼黃覆古廟。入門捫殘碑，太息拜遺貌。憶昔明運衰，羣盜起聚嘯。剿撫兩失策，蜂蟻變虎豹。所過無堅城，蒼生任凌暴。二公真人豪，忠貞出天造。金鐵冶成心，冰霜礪寒操。賊鋒一朝來，矢石躬親冒。官小誓捐軀，力薄那自料。慷慨互爭先，從容共談笑。雖炮擊賊人，天地為震悼。賊用魘魅法，蟻聚蜂屯到。衆寡勢不當，頭斷臂猶掉。成仁並取義，日月爭光耀。碧血灑平蕪，賊馬不敢蹈。至今曠野中，白日常見燒。如何八十年，薦紳少憑弔。姓氏已稀傳，父老猶相告。蘭臺事纂修，幽微須闡耀。誰為秉筆者，搜求不遺與。」

女士侍母僑寓南京時，目擊秦淮風月，金陵王氣，在幾度歷盡滄桑之後，已黯然失色，「殘山留廢壘，戰馬臥空壕」。詩人心緒，益增蒼涼，嘗作金陵懷古長律云：

「石頭天險壯層城，虎踞龍蟠舊有名。鼎峙三分吳大帝，渡江五馬晉東京。

高臺風去荒煙滿，廢苑螢飛茂草生。

往事不堪頻想像，夕陽西下看潮平。」

弘光時，君國慘禍甚烈，賄賂公行，是非顛倒，君子道銷，小人道長，阮大鍼、馬士英之徒當政，為報魏閹之仇，銜復社之恨，遂摧殘忠良，無所不用其極。而對史可法揚州告急文，掩耳不聞，終成崩潰不可收拾之局面。女士讀明史馬士英傳有詩曰：「王師問罪近江濱，宰相中書醉未聞。復社怨深謀汲汲，揚州表到血紛紛。金甌舊險崇朝棄，郿塢多藏一炬焚。賣國仍將身自賣，奸雄兩字惜稱君。」又有憶母詩一絕云：「河廣難航莫我過，未知安否近如何？暗中時滴思親淚，祇恐思兒淚更多。」詩固平淡，而孝思彌篤。瑞璿生逢清初，故國情殷，每有所作，皆充滿民族思想，誠民族詩人，抑一代奇女子也。吾江蘇宿遷縣鳳刊行「倪瑞璿詩鈔」，余藏有此本，惜已遺失。今見呂人張君用寶發表記倪女士長文一篇，乃采其要點，編入割記，並敘明來源者，蓋不掩人之美也。

天國女狀元傅善祥

清季政治腐敗，綱紀廢弛，洪秀全乘時崛起南服，樹反清興漢之義旗，風聲遠播，黨徒日增，武力亦逐漸擴充，乃揮軍北進，節節勝利，據有南京，稱太平天國，幾佔全國半數以上之地域，於是沿清制，開科舉取士。按清制科舉制度，正常考試，大別為四類，一為小考，以縣試，府試，院試三種程序，以後定去取，第一名曰「案首」，餘稱「邑庠生」，俗所謂「秀才」。一為

鄉試，各省主之，於秋季舉行，謂之「秋闈」，中試第一名曰「解元」，餘稱「舉人」，具有秀才或捐監之資格，方得應試。一為「會試」，於京都舉行，禮部主之，中試第一名曰「會元」，餘稱進士，必具舉人資格，始得應試。最後曰「殿試」，歷由皇帝親自主持，實則由閱卷大臣代理，成績優異之進士，始得與焉。終於呈經皇帝欽定名次，第一名曰「狀元」，次曰「榜眼」，次曰「探花」，餘則以進士及第，分別授職官。此外有所謂「附生」、「增生」、「廩生」、「貢生」，貢生又分若干種，此皆中秀才後，歷經考核而定焉。

狀元為科舉中，最難獲得，亦最崇高光榮之徽號。士子十載寒窗，享此盛名，亦足以揚眉吐氣矣。有清一代文章學術，如袁枚、曾國藩、李慈銘以及康有為等，亦即進士而已。而女狀元則更空前絕後，有之，惟太平天國時傅善祥一人而已。善祥，江蘇南京人，邑庠生傅槐之女，槐能文章，有名於時，尤對地方慈善事業，喜傾囊以助，鄉里稱善人。善祥生而穎慧，美姿容，幼從父學，讀書史，過目不忘，年十五，父母俱棄，依兄嫂為命。未及笄，四書、五經、諸子百家語，皆畢讀矣。

太平天國開女科取士，天王妹洪宣嬌為大主考，張宛如，王自珍副之。女子參加大考者，二百餘人。善祥亦與焉。考試題為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」另有「北征檄」，「應制詩」。善祥對難養兩字，駁斥不遺餘力。以為女子之心思，才力，氣質，不遜於男子，主政者，有武則天

；擅文者，有蔡文姬、謝道韞；習武者，有花木蘭、秦良玉，載諸史乘，不一而足，非難養也。咎在執政者，重男輕女有以控制耳。其北征檄有曰：「……今也天心悔禍，漢道方隆，直掃北庭，痛飲黃龍之酒，雪恥南渡，並權黑獺之巢。……」斯時，太平天國雖奠都南京，僅半壁山河，北京仍為滿清所佔有，非北伐不足以統一，則北征之命題，善祥已深明其旨，故能慷慨激昂，道之中肯也。應制詩有句云：「……聖德應星花蕊句，太平萬歲字當中。」此等通俗語，深合天王口味。宣嬌問卷，擊節稱善，認為議論嚴正，才氣卓越，遂呈閱天王，點為狀元。策馬過市，萬人仰望，極一時之大觀。時，東王楊秀清主大政，對善祥尤加贊許，於是網羅應考之女士，編入女館，以善祥統領之，故中國女權在太平天國時已肇其端矣。迨秀清與北王韋昌輝互開敗死後，善祥聲勢亦稍歛。及至曾國藩攻破南京，太平天國全部崩潰，相傳善祥改名易姓，不知所終。一代巾幗天才，從此湮沒，徒使後人臨風景慕而已！

一代奇女子賽金花

傅彩雲，江蘇蘇州之名妓，亦一代之奇女子，豔聲噪全國。庚子八國聯軍陷北京，有功於國家，而施恩於京人者尤深。彩雲一生，約可分為三時期，亦有三四姓名。第一期，名曰傅彩雲，為狀元夫人，極一時之華貴。二期，名曰曹夢蘭，亦稱靈飛，重操舊業，所謂：「洋場十里煙花，金字牌名曹夢蘭」。三期，改名賽金花，復度神女之生活。樊樊山之「前後彩雲曲」，曾孟

樸之「華海花」，劉半儂之「傳記」，描寫甚詳矣。

先是，為妓於蘇州，狀元洪鈞見而大悅之，以重金置為寢室。洪鈞者，同治七年狀元，曾任出使英、俄、德、奧、比五國大臣，當其使英時，鴛鴦並駕，豔滿英倫。其時，英女王年垂八十，雄長歐洲，彩雲出入宮庭，獨與抗禮，嘗並坐照像，時人以爲殊榮。歸後居京都，洪鈞病逝，獨處無聊，遂返滬上，改名曹夢蘭，重度神女之生活，五陵公子，舊日王孫，又復飽嘗殘香矣。年雖已三十，而凝脂柳腰，猶不減於當年。所居之香房，有某女士書贈一聯云：「豐采南都下賽賽，舊游京洛李師師。」

庚子再入京都，會，八國聯軍陷北京，統帥爲德國瓦德西大將，此固彩雲隨洪鈞使德時之舊識，於是，同棲西太后之儀鸞殿，繾綣日殷。是時聯軍奸淫搶掠，無所不爲，清廷留守諸大臣結舌莫敢言，彩雲獨訴諸瓦德西止其暴行。且凡有關於聯軍欲使中國難堪者，亦必力爭之。樊樊山後彩雲曲所謂：「彩雲一點菩提心，操縱夷獠在纖手。」孰料，夷禍日深，激動上天震怒，儀鸞殿突然夜半火起，瓦德西抱彩雲雙裸破窗逃。故「後彩雲曲」有云：「……誰知九廟神靈怒，夜半瑤臺生紫霧。此時錦帳雙鴛鴦，皓體驚起無孺裊。……」刻畫極爲豔膩。不圖，朝局之幹旋，民生之利賴，不在諸公之衮衮，而繫一女之纖纖，豈可以其爲媚妓，而掩其志氣，泯其功德已哉！所謂：「一代紅妝照汗青」者，非虛語也。

江東才子楊雲史「靈飛事蹟記」有言：「庚

子拳禍作，七月聯軍入京師，兩宮西狩，時靈飛更名賽金花，方爲妓，有德軍入院醜擾，靈飛以德語善款之，歸而告其酋瓦德西，瓦異，召而與語，悅之。」雲史並有詠彩雲詩云：

「寒日餘安事可哀，畫圖省識趙陽臺。為君一掃齊東語，自有閒人憑弔來。庚辛板蕩痛天驕，凝碧池頭絃索高。一曲琵琶解胡語，烏珠軍令肅秋毫。京闕生塵萬戶空，婆心仗爾魯連風。宮中寶玉閨中秀，完璧都從皓齒功。」

從詩可見彩雲維護京師，保全無數閨秀，其功德殊不淺矣。

彩雲暮年，歸國會議員魏某，故常自署曰，魏靈飛。魏某亡後，生計益艱，日坐陋室，禮佛懺悔，往昔交遊，恐不下數百人，皆遺亡而無助之者，車水馬龍一變爲門可羅雀矣，人情冷暖，可慨也已！彩雲老死，葬於北京「陶然亭」，與香塚爲鄰，墓前碑聳立，地下有知，亦可稍慰。死後十餘年有某名士展墓，以詩弔之。詩云：「庚子洪羊劫，淒涼晚蓋棺。市朝豪恥重，裙帶折衝難。痛念前朝事，深憐粉黛功。記曾同一飯，忍淚話途窮。金粉南朝選，胭脂北里綠，白楊風颯颯，秋晚有啼鵲。緣錯三生石，情深八月槎。卜鄰近香塚，晨夕共天涯。」

猶憶某年，彩雲塞滯京都時，余之同學友王君，夙慕其豔名，懷金往，既見，則鷄皮鶴髮，耳重聾，目已瞶矣，乃遺五十金爲贈，悵悵而歸。邵健行編纂（未完待續）